

【有所思】

窗前那棵树

□金后子

在我居住的楼房前有一棵树，是一棵多枝多杈的白蜡，枝上有权，权上有枝，枝上又生权，层层叠叠，交织在空中。不过这棵树还有一个特点，说得通俗点儿，那就是有些说话不活、说死不活的样子。

自去年初冬栽上，到春天发芽，到夏雨连连，再到白露时节，它身上长出的那几片小叶儿就没再延长过。这些小叶儿小得实在是可怜，就像从商店里买回来的木耳，不仔细辨认很容易忽略它们。在满目苍翠的林木中，这棵树是那样突兀，突兀得简直成了一个光杆司令，别样地鹤立鸡群。

其实，包括这棵树在内，这一排树都是从别处移来的，来时属它个头高，高得就像篮球场上的中锋，其他树都很矮小。可矮小的见风、见水很快就焕发了生机，很快就枝繁叶茂，唯有这傻大个儿阴死阳活的。起初，并没太在意，是熬过干旱的六月，到雨水多起来的七月、八月，才发现这棵树依然保持着过去的样子，干干巴巴地挺立着，几片瘦小的叶儿依然保持着初来乍到时的窘态。再仔细看，枝杈半枯半黄的它，就像过去乡村里那些得了黄疸型肝炎的人，很容易让人生出怜悯之心。其间，园林工人还因为它挂了吊瓶，也不见起色。妻子说，这棵树怕是不行了。我说，再等等，一息尚存，就不能说不行。等等，我们每天都站在窗前观察。雨季过了，处暑了；白露过了，秋分了。雨水少了，树还是老样子，那几朵星星点点的叶儿还是不见长。

看到这棵树，让我想起过去的一位老邻居。当时在七里山居住，我住偏户，她住中户。她家里经常来一个男子，一进楼洞就咋咋呼呼，目光呆滞，嘴里还流着口水。男子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女孩，面目又白又平，也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。长了，邻居间话多了，她自然谈到这个男子和他身后的小女孩。邻居讲，这个男的是她弟弟，不是亲的，是她叔叔家的孩子。二十多年前，已有三个女儿的她父亲，为了续香火，硬是把老家12岁的侄子要了过来，好吃的，好穿的，都摆到男孩身上。记得有一次炖了一只鸡，父亲让男孩自己吃了一多半，其他五口人吃了一少半，为此二妹妹跟父亲大吵大闹一场后跑出家门，全家人找到半夜才把她找回来，连派出所的警察都惊动了。可说来也怪，自从男孩进了城里的家门，常常不吃不喝不睡，低头无语，坐在一隅久久发呆，与在乡村时的活泼好动简直判若两人。再后来，要么大喊大叫，要么不说话。到了年龄，家人帮他娶妻成家，找的媳妇是郊区的，腿有残疾，眼睛直勾勾的。两年后有了孩子，孩子长到五六岁，也跟父母似的，眼睛发直人发呆，说话也傻。

过了很长时间没见这男子，我问邻居，她说人已经死了，是突发脑溢血。邻居长叹一声：死了就死了吧，都省心。他本来是棵野草，硬栽到花盆里是不行的，只是闪下个傻女儿，还得继续为她操持。

写到这里，倒让我想到一部电影里的细节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一位干部去河北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调研，临离开时，想收养一个特困户的小儿子。待干部夫妇满心欢喜地接这孩子回家时，孩子的父亲却变卦了，死活不同意。这个农民眼含热泪地说：“孩子到北京肯定要比在这里条件好，可我真舍不得啊。”那位干部重重地点头道：“我理解，我理解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孩子还是在父母身边好……”

寒露过，天越来越凉。窗前那棵树一点绿叶也没有了，怕是真的不行了。



中秋 月饼往事

吃月亮

□刘绍义

在我心目中，中秋节是永远属于母亲的，没有母亲的中秋节，就是一个不完美中秋节。小时候，就记得母亲不爱吃月饼。其实，不是母亲不爱吃，是舍不得吃。因为当时生活拮据，母亲只能把仅有的一点香一点甜，连同一腔母爱都毫无保留地全塞给了孩子们。

有一次，不谙世事的轻声问母亲，不吃月饼吃啥呢？母亲说，吃月亮。我们笑了，月亮哪能吃？又咋能吃得到呢？

读书后，我想，月亮也许真的可以吃，不然，苏东坡咋有“小饼如嚼月”的诗句呢？等我们都长大成了家，母亲又告诉我们，月饼真的很好吃。我知道，此时的母亲喜欢的不是月饼，她喜欢的是那种团圆的气氛。

年年中秋节，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像小鸟归巢一样，从四面八方的小家回到母亲身边，听母亲讲那老掉牙的中秋节故事，看母亲把月饼切成小块，再一块块分给我们，分给我们的孩子。母亲喜欢一家人同吃一块月饼，共享那一丝丝香、一缕缕甜。那月饼在母亲手里，就是一轮圆月的月亮，不知母亲说的月亮的味道，可是这月饼的味道？

那年中秋节，我回老家去看母亲。母亲说，带我到西庄去一趟吧。母亲说的西庄是她的娘家、我的姥姥家，自从姥姥姥爷和三个舅舅相继去世后，母亲就再也没有进过娘家的门。娘家侄儿们见她年纪大，不让她回去了，侄儿们说，想姑的时候就到集上来看姑姑。从此，不足一公里的回娘家路，在母亲的脚下就变得遥远而又漫长了。

我骑自行车到西庄时，日正中天。等母亲把侄儿家的门都串一遍，天已经很晚了。我把母亲抱上自行车，才发现她是那样轻、那样小，小到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小孩子。路上母亲不断地嘱咐我，骑慢点，再慢点。我知道，母亲是故意把这段路拉长，好让我们娘俩多说会儿话。

母亲说她也老了。话语轻轻的，像在自语，又像是对我说的。我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话来安慰母亲。见我无话可说，母亲又说，你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吗？经她这一问，我真的觉得凉凉的秋风中、溶溶的月光下有一股馨香，不像是田野里没有收割的五谷香，也不像中秋节的月饼香，这味道，有着桂花的远，有着菊花的清，在这潮湿的空气中，淡淡的，丝丝缕缕，若有若无。这分明就是母亲心目中月亮的味道。

就是那个中秋节后，母亲离我们远去了。她走得是那样突然、那样匆忙，甚至没来得及与我们说上一句话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没有了母亲，没有了思念和牵挂，我回家的路也一下子变得漫长和遥远了。

每到中秋节，我就想起不吃月饼又爱吃月饼的母亲，想起那个难忘的中秋夜。我常常想，母亲即使记不得月饼的味道了，也一定不会忘了月亮的味道。在这静静的月光下，月亮的味道在母亲心中肯定还是那么悠远、那么绵长。

书包里的月饼

□雪樱

每年入秋打栗子、晒核桃的时候，离八月十五中秋节就不远了。空气里萦绕着一股子酒浆的气息，附和着果实炸裂的声响，叫人心里也跟着欢腾，轻轻一嗅，顿觉日子也是甜甜的，带有冰糖味。

1992年，我7岁，读小学。上学那会儿，我最盼望着两件事——过节和放假，而且过节学校里都会举办联欢会。我住在某高校家属大院，秋季刚开学，学校里迎新煞是热闹，紧接着在大操场上组织军训，等军训结束差不多就赶上中秋、国庆双节。这个时候，大礼堂从里到外装扮一新，准备联欢晚会，演员都是教职工和学生。家属发放有门票。我和小伙伴弄到手的票不够，就“刷脸”进门，因为检票的叔叔都是楼上的邻居，见到我们跟在人群里混进去，并不生气，睁只眼闭只眼而已，还会上前摸着我们的头叮嘱一句“别乱跑，注意安全”。有的小伙伴扮个鬼脸便跑开了。光看节目哪能行？还有各种好吃的，青皮的石榴、酥皮的月饼、高粱饴糖果、酒心巧克力以及花生、栗子、大枣等，基本都是大人从家里带去的。那时候，学校的食堂自己打制五仁月饼，皮薄馅多，皮往外流油，咬一口香掉牙，职工晚上排队买月饼也成为一段佳话。联欢晚会结束，一般会放映电影，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孩子在二楼走廊里集合，玩捉迷藏等游戏。有一次我见三楼放映室的门虚掩着，趁工作人员上厕所的空当，便藏了进去。工作人员回来后把我狠狠地熊了一顿，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可笑。

节后上学，我书包里总少不了月饼。中秋节那天晚上，去爷爷家吃团圆饭，临走时他挑出徒弟送的最好的月饼给我拿上，那月饼真大真圆，掂在手里沉甸甸的，一次根本吃不完。很多同学也都带去月饼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再拧开瓶子喝几口凉白开。那时候的课间，吃的是月饼，也是童年的甜蜜。

1998年，我13岁，上初中。上中学要步行很远的路，弯弯曲曲，绕过一个村庄。路上的慢时光，除了聊天就是琢磨着吃。到了秋天，书包里塞满各种水果，金帅苹果、咧嘴石榴、青州脆桃、南山酸枣，抑或煮熟的栗子，金黄的栗子仁让人吃得停不下嘴，就是不好剥皮。我和小伙伴互相交换着吃，路过露天垃圾场也不在意。实在太无聊，吃反而成为一种情绪的释放。垃圾堆旁常年住着一个流浪汉，留长头发，穿皮夹克，踩着高跟鞋四处捡垃圾。有男生扔给他一个苹果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到了中秋前后那几天，附近村庄的好心人过来给他送饭。好几次我下晚自习回家路过，天漆黑如墨，见有人打着手电筒过来，他蹲在角落里正吃得津津有

味，有时候身后还摆着酒瓶。

升入初三后，日子像拧紧了发条一样，每天都过得很紧张。那个节骨眼儿上，我的父亲突发疾病住进医院。他在南部山区打工，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，家里突然接到电话，他从当地医院被紧急转到了省立医院。中午放学了，下课铃声一响，我背上书包第一个冲出教室，直奔公交车站，恨不能一步飞到医院。我就像失控的山羊，横冲直撞，一路摸索着找到急诊室，挨个推开门找父亲。直到推开一扇门，看到父亲深陷在白床单里，胡子拉碴像未收割完的稻田，与他一以贯之的干净利索背道而驰。几日不见，他竟瘦成了一把秋风。我几近哽咽，喉咙里恍若堵上了铁丝网，怔了一下，喊了声“爸”。他呜呜噜噜说不出话来，眼角流出两行清泪。那个时候，我尚不懂得生死的无常。掐着时间，我看了下表，要赶回去上课，从书包最下面掏出两个月饼放在父亲的枕边，一个五仁的，一个桂花的，这是昨天爷爷给我装进去的，我没舍得吃。“爸，你赶快好起来，我等你早点回家啊！”话音落下，我瞥见他的眼角又动了一下。拐出急诊室的大门，我再也不忍不住了，蹲在墙角处哭了很久，才匆匆离开。

书包里的月饼，承载着亲情的重量、家人的温暖，还有来自天上的思念。

所谓长大，不再是年龄的划分，而是当年一起分食月饼的人再也无法相聚，抑或天涯海角相隔。然而，沿着月饼上的指纹，我们能够触摸到凹凸不平甚至长了包浆的记忆碎片，把它们拼凑起来就是李白诗中那轮月亮的轮廓，就是苏轼笔下那片皎洁的月光；沿着月饼上的道路，我们最终都能找到回家的路——哪怕父亲已经去了天国，但在月圆之夜，两颗灵魂始终互相凝视。

中秋，一年一次的圆满，原来藏匿着上天的恩典。它以此启示人们：聚散分离，从来都是一体，人生无常，刹那瞬间，本身就是幸福。因此，要学会舍得，索取适度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着墨中秋，而且大写特写没有章法，简直后无来者，他头顶的那轮银盘，在今天依然熠熠地亮着，只是被手机捆绑的现代人有了兴致抬头望吗？抑或说，看得见月光之下笼罩在阴影中的“微尘众”吗？如门子、酷儿、刘姥姥、王狗子、二丫头、智能儿、李嬷嬷……这是我们修行的功课，每个生命中的阴晴圆缺和鄙陋粗俗都应被看见。他们，亦是我们的。

书包里的月饼，也是一轮拎在手里的月亮啊，有它照着，心里不惧怕。想想，月饼的指纹里有爷爷的笑容、父亲的叮咛、昔日的美好。如今他们都不在了，我抱着一块五仁月饼啃食，没有青红丝，咬一口月饼，就像咬一轮月亮那样，心里盈满一觞清辉，那是梦里的婵娟，那是灵魂的银白。